

新大陸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Oct. 1993

詩雙月刊

一九九三年十月第十八期

目 錄

名譽編委：

遠 方
林建中
何啟良
張湘業
李雄風
蔡惠倫
陳 寬
楊振民
馬炳威
陳國賢
陳澄海
葉載福
沈季夫
鄧鉅源
黃紀原
林德功
劉耀中

編 委：

千 瀑
黎啟鏗
譚達文

顧 問：

紀 弦
非 馬
秦 松

主 編：

陳本銘
陳銘華

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目錄 封面裡

紀 弦的詩	在低潮	1
戈 仁的詩	耳朵走動	1
梁權萬的詩	春天的獻詩之一	2
林忠成的詩	烏鴉飛行	2
梁 雲的詩	示母	2
荒 島的詩	板橋與竹	3
李 斐的詩	在麥當勞	3
岸 崖作品	衣服／黃昏戀	3
麥 可的詩	組詩彼岸與河之：消逝	4
姚益強的詩	鬥雞之死	4
李智紅的詩	大佛	4
吳新宇的詩	金色玻璃	5
侯 棻的詩	海上生明月	5
吳 城的詩	帆	5
汪祖義的詩	素描	6
馮新華的詩	走出房門	6
王小松作品	落葉，你為什麼飄飛／ 暗礁	6
非 馬作品	在曼谷吃潮州菜／玉佛寺／ 珊瑚島沙灘	7
石 城的詩	蘋果	7
嚴 力的詩	加糖的哭泣	8
吳迪安的詩	傍晚	8
遠 方作品	幾何圖形詠嘆詞（五首）	9
陳齊家的詩	一塊沒有銘文的墓碑	9
秋 原作品	恐龍／總統	10
心 水的詩	夜過西門大橋	10
張瑞玲的詩	瞬息的轉變	11
海 上的詩	走出朝代的埋伏	11
秀 陶作品	山慈姑／失落	12
文 融的詩	髮的轉變	12
達 文作品	目光（三首）	13
陳 潔的詩	城市印象	13
熊 鷹的詩	所有的歡樂漫進冬天	13
尚 沉的詩	絕望	14
莫宏偉的詩	禪院鐘聲	14
陳銘華詩抄	煙花	15
孟 夢的詩	憂傷的心弦	16
謝 敏的詩	傍晚的蘋果	16
曾 冬的詩	月	16
秦 松作品	鏡子風波／自來水邊	17
彭一田的詩	草葉，於秋風中突圍	17
陳本銘作品	給連瑣／夏的Jacqueline	18
楊 平作品	被灰雲籠罩的城市（外一首） 一聲口哨	19
千 瀑詩札	家鄉	20

周正光作品

曇花兩帖：	
南方之夜／花月佳期	21
杏花十四行	21
飛越雲貴高原／浮標	22
漂流瓶	22
公開隱私／不是慾望／ 和日本妞親熱	23
手／憂傷的心	23
天象台組詩	24
一直在尋找心神從未寧靜	24
秋意	24
封面女郎和她的故事	25
羊奶籽又熟了	25
跨世紀詩緒	26
我相信大河啊	27
套話	27
調侃	27
放逐之月舊金山	28
賭局	29
紅氈那一端	29
收廢品	29
我喜愛的英美詩◎非馬譯	30
紀念奧登◎劉耀中	31-32
編後隨筆	封底裡

在低潮

在低潮，後冷戰，
一九九三年，我滿八十歲。
看左邊，骨牌，一張跟著一張跌倒，
而右邊的 字旗，也永不出現了。
誰也不再革誰的命，
誰也不再造誰的反，
誰也不再反攻大陸，
誰也不再血洗台灣，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海峽上，風平浪靜。
你教我唱些什麼呢，今天？
今天，我已退休，無所事事，
面對著窗外那棵大槐樹，
我是只想喝高粱，一杯又一杯，
而不再像從前吃粉筆灰的日子，
時常擁空瓶威士忌而起舞了。

是的，跳舞吧，女士們，
來自台灣、大陸和香港的
移民，合法與非法的。跳吧！
跳吧！講國語、粵語或閩南語的。
不有的是第一流的樂隊和歌手嗎，
在這裡，在這個阿美利加的大舞廳裡？

而文化，雖然已被那些同性戀者
和一個裸體的大學生搞垮，但畢竟
也曾有過海明威那麼優秀的作家，
而詩人桑得堡也相當的偉大，我喜歡
他那霧的貓步和鋼鐵的祈禱。

唉唉！什麼是我所祈禱復祈禱的？
曰：「和平」二字而已矣。
我熱愛和平，我痛恨流血；
我的愛與恨，完全和上帝的心情相一致。
可是歐洲的炮聲還在隆隆地響，
非洲的火藥味也很濃，
而中東的問題更嚴重，
那不是幾顆飛彈所能解決得了的。
唉唉和平，和平，和平啊，
你在那兒？你在那兒？
唉唉上帝，上帝，上帝啊，
如果你瞧著我的同類還在自相殘殺
而不聞不問的話，那就要請你原諒我
不再做詩讚美你了。唉唉，唉唉，
我的仁慈的上帝啊！……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九日
初稿於美西堂半島居

戈仁，廣東詩人，現為該省惠陽縣《龍人詩報》社主編。

耳朵走動

蝙蝠是誰的耳朵？橄欖谷的開耕，想象頭髮的雨季，撥墨在時間之上，與漫長的冬夜同謀。
有眼忘乎成盲點，耳朵是出發的路程。黑瞎子是火種，自耳朵而出，了知生平。把夜空懸起，
信天握在手中。
藍色的記憶是雲游，接納最幽深的苦水，把聲納的波紋切割，織成大網，網盡所有的蚊蚋與罪惡。
一只畸形偽裝的鳥，演義著蝙蝠的耳朵，讓耳朵走遠，加強眼裡的黑暗，生長一株血淋淋的植物。
1993/2/1 寄自廣東惠陽

梁權萬的詩

梁權萬，廣東人，現年 58 歲，原為廣東江門教育學院美術系教師。1992 年移民來美，定居紐約。

春天的獻詩之一

謝絕春天的花環
無視太陽的加冕
爲了愛情
無數美好的事物與我錯肩
我全神貫注 始終如一
除愛情以外的任何事物
都無法進入我的心間
不該失去的失去了 我不遺憾
不該得到的得到了
我視而不見
撥開綠柳與紅花
穿過湖水與假山
親愛的 我來了
我風雨兼程
就是爲了來跪倒在愛情面前

九三年寄自紐約

梁雲的詩

梁雲，1969 年生於湖北天門。大學經營系畢業，現供職於武鋼某廠。係武鋼文聯會員；武漢青年作家協會會員。

示 母

遠離人群的夜晚
我獨對爐火
恍惚中感到一雙溫暖的手
輕撫我的額頭
母親啊 透過爐火
我看到滄桑歲月中
一雙飽含期待的眼睛

一生太長 一生又太短
火苗就是您要說的話
即使用最動人的詞匯
我也無力表達對您的感激

林忠成的詩

林忠成，中國南方詩人學會會員，〈南方詩報〉、〈夢的方向〉編委。曾獲國內多類詩獎，作品選入〈中國當代中青年詩人作品鑒賞辭典〉、〈中國先鋒詩人作品選〉等。

烏鴉飛行

明麗的天空 烏鴉飛行
叼著一條河流
烏鴉是上帝的歌喉
誰的黑眼睛來到窗前
打開箱子，裝下言語
明麗的天空
一大塊烏雲飛行
烏鴉剛才還停在窗前的杯子上
那只杯子是少女裝下
秋天屍體的同一只杯子
烏鴉不再歌唱
烏鴉接近天堂
上帝本人不再歌唱
神祇坐在秋天的果園不再歌唱
天空空虛，無人
在一萬年中只有一只烏鴉飛過

九二年三月寄自福建永定

從您的懷抱出發
又回到您的懷抱
寒冷的冬夜
您爲我添柴加薪
九月的金菊照亮家門
母親 如今您已病倒西風

暗色燃盡
有晶瑩的淚
在故鄉的樹葉上滾動

九一年十二月寄自武漢

荒島的詩

荒島，本名于崇軍，遼寧省東港市文化館副館長，遼寧省作家協會、世界華文詩人協會會員，著有詩集《夜世界》。

板橋與竹

鄭板橋的竹

葉葉總關情

關情的竹子都瘦瘦的

情——

原本是一種瘦瘦的植物

搖曳於水畔山隈

窗前月下

鄭板橋的竹

避不開風風雨雨

風風雨雨中竹葉沙沙

道不盡

民間一片疾苦

鄭板橋的竹

也尋過知音

那是一個喚作梅的女子

在雪花的曼舞中相遇

鄭板橋的竹

橫爲笛

豎爲簫

橫豎撇捺是一竿羊毫

興致來時

地實天空地塗抹一番

塗抹過了自己也好生糊塗

不知是板橋瘦了

竹子才瘦

還是竹子瘦了

板橋才瘦

伊人也瘦

九三年寄自遼寧

李楚的詩

在麥當勞

在麥當勞臨窗獨坐我咀嚼美國

隻手無法抗拒漢堡飽芝士油滴

我的腸胃遂盛放工業品的容器

廉價食物和速食恩賜爲我們日用的飲食

可口可樂吸管上面我抬頭默視上蒼無語

想著炸薯條竟能贏取世界各地兒童笑顏

服務員金髮碧眼若是此地最迷人的地方

胴體以外的品質在任何商場

所以沒有那種存貨標價售賣

蘋果餅一角我流放漂泊天涯

櫻桃雪糕也聊是幸福的注腳

請給我一顆話梅

甜甜酸酸的怪味

高速公路遠處夕陽落下之後

好讓我咀嚼今夜啊掛單何方

九二年十一月十日寫於新英崙

岸崖作品

衣服

在一個盆子裡

許多髒衣服在跳河

在一條鐵絲上

許多濕衣服在上吊

閃爍數日

它們就又可以出來見公婆了

黃昏戀

一個得了痔瘡的老人

坐在暖氣片上

和女人談論著女人

舒服極了

九三年三月寄自遼寧

麥可的詩

麥可，本名劉永權，現年22歲，畢業於黑龍江商學院食品工程系。係哈爾濱市作家協會會員。

組詩彼岸與河之：消逝

閃電隱沒屋頂，大地上鳥群寂靜無聲
河漢流過額頭深刻的鴻溝無聲
瓦當的呼吸，在深秋的冷澀中默默發光
一歲一枯榮，明明滅滅的朝代裡
人民的呼吸默默發光……走過起風的城關
披火的歌手，心靈上彌合的傷痕重新斷裂
猶如狼群漂過環形山谷，慘白的狼群
葵花裡結下的小小寶貝，善良的愿望
擊毀了浩大白光。披火上升的歌手
憤怒在寧靜中化解
在地球的那端峭壁邊緣
獨立行走，層層憂傷似落葉上鏽蝕的眼睛
四下張望。呵，一次突滅的光比永恆不滅
更令人刻骨難忘，比破碎的夜空難忘
1993/7/24於哈爾濱

李智紅的詩

李智紅，彝族青年詩人，1963年生於雲南永平。出版有詩集《請別拒絕我》、《永遠的溫柔》、《大太陽》及散文集《楓葉小作》等。是世界詩人協會華文創作研究會會員、世界華文詩人協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雲南分會會員、雲南省大理州作家協會理事。

大佛

五行之外 三界之外
大佛盤腿端坐於蓮花之上
坐穿歲月 坐穿紅塵
坐穿五千年興衰榮辱

拘尸那伽的婆羅樹
跋提河邊依舊青蔥如許
不朽的繩床
陳滿了預言和晚鐘
而大佛 始終守口如瓶

大佛的高度 大佛的深刻
遠在我們的想像之上
儘管大佛的形骸
我們伸手可觸

大佛的氣量很大
大在四大皆空

姚益強的詩

姚益強，重慶《南山風》雜誌主編、社長。曾創辦《南星詩刊》，是四川省詩詞學會理事。

鬥雞之死

一隻雄勁的鬥雞死了
死於鬥場外的牆角
死於鬥場內的笑聲
死於勝利後的抽搐

一隻勝利後的雄雞死了
死後的眼睛 睜大著深深敵意
屍體仍持搏鬥的姿態
尖銳的喙掛滿血滴
鋒利的爪沾著羽肉

那血 那羽 那肉
展示著它的勝利
和為穀粒爭得的榮譽
那血 那羽 那肉
原是來自同一個母體

一隻鬥雞死了
於是 黎明
少了一個雄性的勁啼 九三年寄自重慶

千年原來只是一瞬
大佛隨便一個小寐
歷史便長滿了白髮
長滿了鬚鬚

大佛所指引的
是通往天堂的道路
而天堂比大佛更遠
永遠令我們無法企及

當我悟透循循的因果
逼近大佛的高深莫測
我才驚訝地發現——
佛即是我
我即是佛

九三年寄自雲南永平

吳新宇的詩

金色玻璃

一個洞一個洞又一個洞
的陰影，陷落十月
麥子成熟的季節，粗糙的指頭扳著收成
而被蘭草掩護的洞口在逼近
玻璃在貪慾與耕耘的夾縫
兩張面孔如對峙的山峰
都很漂亮，神采飛揚
一把鋤頭橫空出世，呼嘯在藍色的空中
那塊天女媧剛剛補過
又出現裂痕，一張巨嘴的形象
令無知而冷漠的人類，悚然一驚
玻璃碎了，金色的玻璃的碎片
嵌進堅硬的石頭和骨骼
所有站立的事物，如山和人
深夜躺著的時候
都能聽到玻璃的抽泣
隱 隱 傳 來

九三年寄自湖南

侯榮的詩

海上生明月

日落烏啼
夢見千回的村莊
此刻定然炊煙裊裊
無語倚欄 出神的時分
半個月亮就爬上來了
三千白髮飄滿夜空
亮瑩瑩映照思念的心海
我不禁重又捧讀家書
沉陷進一首唐詩
如當年跪別父母膝下一般凝重
如曾經越過霜雪雨季一般欣悅
於是 鄉愁的孩子再也不聽使喚
也就是一顆顆晶瑩縱橫
并悄然流落
爬滿歲月的臉

九三年寄自福建

吳斌的詩

帆

1

在波濤鋪成的道路上，勇敢地前進！
在狂風暴雨的威脅下，無畏地奮飛！
那思維的經緯上，編織著它與風浪搏擊的履歷。

2

潔白的希冀，猶如海鷗的翅膀，剪碎雲霧，迎來陽光。
對前程的追索，對彼岸的憧憬，賦予了它勇往直前的氣概和力量。

3

帆，也高掛在我心靈的桅杆上。
那是理想的翅膀。
從不平靜的港灣出發，我也乘風破浪去遠航……

4

不怕漩渦的糾纏，
不怕暗礁的忌妒，
不怕風暴的瘋狂，
不怕雲霧的遮攔。
因為，歷史的航道，鋪在我的心上。

九三年寄自河北

汪祖義的詩

素描

枯枝
在河的空間 搖曳
不時落下一些被蟲蛀碎的粉末
散入 河中

我在對岸的一棵蘋果樹上
採摘著一個青蘋果
樹枝 將蘋果置於一種高度
而我也被樹置於一種高度

你站在樹下
你抬頭觀望
墜落的樹皮屑落入你的眼中
你不知所措

風起
枯枝墜入河中
無聲 無息
而我在被風搖晃的樹上
不知是繼續攀摘那個青蘋果
還是下來擦去你眼中混濁的淚

1993/6/14日於安徽

王小松作品

落葉，你為什麼飄飛

落葉 你這折斷了翅膀的鳥兒
為什麼飄飛？
風把你刮落枝頭
你竟借助它四處漫遊
不去那小河上隨水漂流
不去那溝渠裡混同污濁
半空中 你為著生存而掙扎
長林梢 你向著自由抖擻
你朝著廣闊的田野沖來
死也要熱吻故土
在你跌落的地方
明春又將有一片蔥綠

馮新華的詩

走出房門

走出深掩的房門
我聽到季節在不遠處走動
一個意念告訴我
該是春天了
我因而深信不疑

我慢慢地走著
聽腳下的雪
發出清脆而響亮的聲音

陽光似乎很友好
感覺也有些不平常
可風的手指依然犀利
它無孔不入

在我裹緊大衣的一霎那
我突然感到
我是不是過高地
估計了自己

九三年寄自山東寧津

暗礁

暗礁是美麗的
在昏冥幽暗中獨立
水草 游魚是它的伴侶

暗礁是寂寞的
沒有大船朝它停靠
沒有迎送的歡呼從它身旁來去

啊 暗礁 你大海的胸襟 黑暗中的明珠
只有波濤把你藏在心中
永遠銘記一個

風平浪靜的日子

九三年寄自西雅圖

泰國詩抄

在曼谷吃潮州菜

煮過
煎過
炒過
炸過
蒸過
燉過
燜過
烤過

熱氣蒸騰的菜餚裡
就只這一道
切不開挾不斷的
鄉音
最可口
不失原味

玉佛寺

冒煙的日子
喘著氣
等待
潑水節的來臨

金碧輝煌的玉佛寺裡
我的心卻清涼
如白瓷觀音
當我瞥見
在菩薩身上貼金的
一雙虔誠的小手
在自己的臉上
也貼了一朵
甜甜的
微笑

珊瑚島沙灘

披藍色大毛巾的上一號船
披紅色大毛巾的上二號船
披綠色大毛巾的上三號船
披黃色大毛巾的上四號船
披……

在導遊的指揮下
一批批男女觀光客——都是台灣來的
紛紛捲起褲管掠起裙裾
把鞋子與笑
高高拎在手上

台灣製造的巨傘下
一雙被驚醒的眼睛
因他們的涉過
而波濤滾滾

1993/4/23 於芝加哥

石城的情

蘋果

一只剖開之後的蘋果翻在盤中
分別是兩個月亮閃著白光
照見我放下刀子的動作

整個過程 液汁像光線從月亮裡
流出來 沾滿刀子和我的雙手
液汁在蘋果內部曾是血
如同我們體內的血液一樣

蘋果剖開之後更加誘人 我靜靜看著
被隱約飄來的香息打動
但我同時注意到躺在一邊的刀子

1993/7/1 寄自福建南屏

嚴力的詩

加糖的哭泣

你不知道與你爭論失戀之度數的酒
 還有多少杯
 你鬍子下面的土地對莊稼已不感興趣
 豐收的觸覺消失了
 我的心不疼了但又無法不為你跳動
 假如我有幸成爲一個女人
 你流淚到指尖的冰
 命令我必須成爲一個寒冷的靈魂與你匹配

你總是客氣地說
 剛從離生命很遠的地方回來
 但又很客氣地離家出走
 你總是有悲傷的理由

你有過的那部份臉紅
 如今已早曬成了陽光
 你想躺成文物的願望
 使我把自己想像成那副棺木
 你要睡在那裡等到醜惡不敢殺死善良之後
 才出來

我想半個世紀的支票應該差不多了
 但你說建立這樣的銀行還要幾個世紀
 我只好拼命地在哭泣中加糖

寄自紐約

吳迪安的詩

傍晚

六月狂暴的雨水短暫歇息
 雨水傾覆懷孕的稻田
 雨水歇息
 暮色降臨

雨水沖掉禾苗的乳房
 更低沉的烏雲成爲籠罩幸福的屋頂

你土地
 的孩子
 誰教你揭下西天的一角瓦頂
 打碎了天窗

光芒高喊著憂愁的母親
 光芒高喊著灰暗的村莊

水渠上站立的黑夜孩子
 吞進天空拐角處
 漏下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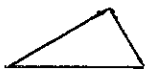
九二年寄自廣東江門

新大陸叢書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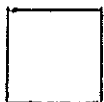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溶爲時間的滄海	詩集	陳本銘	編輯中	
8 越華詩選	詩集	陳本銘, 陳銘華	編輯中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一元，國外二元。寄：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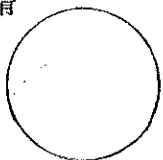
幾何圖形詠嘆詞



死的謎
發財的夢
男女情的糾葛
這些人類的狂想症
都卯上了你
認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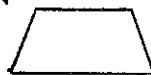
至於方正
祇代表一段歷史
一種懷念
當代人鍾情於圓
圓通
圓滑



但對某些人
圓滿是種寂寞或失落
他們的興奮點
都聚焦在圓外在過程
祇可惜這世上
還是凡夫俗子居多



終於想看外面的世界了
這才把頭從櫺窗
甚至從牢籠裡探出來
雖然是壓力的惡作劇
但畢竟有了突破
何況還是一番奮力的姿勢



聽多識的導遊講
當年由於奴隸們造反
這座金字塔
才沒能完成其曠世的雄偉
而成為斷頭台
不過我說更像火山口

九三年八月於聖彼德

陳齊家的詩

一塊沒有銘文的墓碑

一塊沒有銘文的
墓碑
彷彿一副
被歲月被所有的恩怨
削平了的面孔

它把人世間所有的表情
交給了遠方的潮汐
交給了群峰下漂渺的暮
交給了蝙蝠和磷火的幽會

之後
它不動聲色地望著
也許已經幾百年
也許已經幾千年
它這樣望著

烽火 聲嘶力竭的戰亂
喋血 遍野荒涼的骷髏

它是這樣望著的
在一顆恆星的牽引下
極目波斯灣
極目北巴爾幹
極目一切灑血的土地

九三年三月舊金山

恐 龍

突然 所有的房屋
恐龍般站立起來
成群結隊
四方八面地
覓食經濟衰退的
野草

下班後的鑰匙到那裡找尋
它們的匙孔呢？

突然 所有的郵差
房屋般排著隊
無精打采
絲毫不動地
晒著即將裁員的
太陽

在荒蕪的城裡郵件飄散如落葉

這一切總統先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總 統

年輕的總統突然澎湃像一頭
會飛的恐龍
降落在佈滿電視網的
機場上 英偉如兀鷹

英俊的總統剛理過髮
那些被剪下來的頭髮
逐漸變成螞蟻般蠕動的
日產汽車

入夜後總統光臨我家的飯廳
用低音色土風演奏
「你祇能活兩次」

未滿周歲的犬兒
興奮地吮著腳趾
讚嘆不已

突然我聽到
我家的蟑螂在牠們的巢裡
熱烈地拍掌

九三年七月洛城

夜過西門大橋

燦爛絢麗如繁星
萬千顆閃爍的電燈
掛在夜空照耀天宇
橋身長長闊闊平伸
往來八線車道讓輪胎狂吻
呻吟聲起自車隊
追逐死亡而急衝疾駛
用百里時速吞噬風景
墨爾本誘人的夜色
從車窗攝入我饑餓雙瞳
存檔在腦細胞裡
河岸燈火光芒似煙花
來不及給眼睛吸納
經已遠遠移至後方

馳過西門大橋
我孤獨寂寞的發現
黑暗彷彿把我和橋
張口吞進它的網裡
竟難分是我吻橋或橋吻我
衆星閃耀，冷冷地風聲
笑著呼嘯，西門大橋
誇張的軛過我身體

後誌：西門大橋 West Gate Bridge，全長約
四公里，夜過橋，墨爾本燈火盡收眼底，美
艷、誘惑，詩湧。

九三年七月初於墨爾本

瞬息的轉變

凝望你 柳葉的眉梢
伴孤單的眼波
變雙
夜夢的洗禮
在晨光中勃發
撿拾 草窩裡
掩埋的雞蛋
無數的發現 與
無數的喜悅 相伴
信使是 沒有翅膀的
安琪
醒來的人 已不見
神的蹤影
神與神 相伴
人在聲音以外 探聽
旨意在形象中
蔓延
誰不找尋一方
自己的天
心在湖水中
座落
蓮花在夜晚
盛開
耶蘇的腳步
在十字架下
邁出
萬戶的門前
有清風拂掠
一樣的情思
一樣的離愁
在也不在
不在也在
圖騰在地上
升起
靈光在天空
降臨
神奇的傳說
一夜成真

九三年寄自大興安嶺

走出朝代的埋伏

比這更早的河。流出生殖水
水中有魚和龜

河床交代了幾個朝代
的骷髏和兵器 沉船和
首飾。女人和卵石
已組成一體
是我們帶來了一片蒼茫
挖出黑陶掘到青瓷

比這更早的河流向那個洞

洞裡有古龜馱走的河碑
魚的骨頭使洞壁
對我們說話
是我們注射了大量的青霉素
讓壁畫停止糜爛

比這更早的我們……。
來到冬季 想起鱷魚的黃昏
河岸恐怖의 靜物
知道我的歸期

歸鳥濺起血色的寂寥
脊背上冷冽的咬噬
像鱷魚的咒語
我的創傷流出北方的烏血
大陸架在肋下甦醒
回歸線以往的痛癢紛紛捅出
它們的脂膚
牙齦上的吃水線淹沒了
蛀蟲的螞洞

河水穿過靜物繞開宗祠
背著我的黃昏
離開冬季

九三年寄自湖南

山慈姑

幾天來一見到 MARIO 出現在他的前院時我便偷偷地想笑。直到今晨他精心栽育的幾十朵山慈姑全謝光，而他彎身在青綠色光禿禿的桿莖中拔起一支依舊紅彤彤含苞待啓的塑膠製品時，我才大笑著衝了出去

在他的笑罵聲中，我默想：下次再作假，一定得從種子開始，以塑膠或者其他什麼材料，作成大蒜的樣子，也在深秋時隨了他的真品埋在他圓圓的花床中，一樣也經歷白雪覆蓋的嚴冬，也借助一點早春的日照，也沾潤一點三月的雨水，隨了他的真花大家趕廟會一樣哄然地綻放開來，然後大家又像同屆畢業一樣隨了他的真花一齊謝去。那樣，他或者一輩子也發覺不了吧！

April-May 1987 Hackensack

* 字典說山慈姑也就是鬱金香，但山慈姑這名字顯然老實可愛得多。

失 落

十一點十二分走出安醫生的大門，口中又少了兩顆白齒

站在夏午的熱潮中，街車仍舊那樣各顧各地亂竄，我不知要去那裡

一架飛機向天頂爬升，在一片蔚藍上畫出一根細細的白毛。我猛然省及生命竟是這樣零零碎碎地被消滅

Aug.1988 El Monte

髮的演變

瀑布般的青絲
曾是你的桂冠
我哪有膽量
觸動縷縷青煙

甚至嫉妒風
比我勇敢
使青絲飄拂
影兒倒轉

可恨一場苦霜
將滿頭青絲殺白
同時覆蓋了
兩個人的心靈

髮絲枯葉樣蜷縮了
但決非沉睡的寺院
我聽到吟吟低語
在企盼著春天

靈魂聽到的
往往是真切的語言
如冰層下的流音
正是情潮的預感

人生
誰不經歷髮的演變
月光銀色的柔美
象徵著成熟的光澤

九三年寄自吉林

目 光

之一

這可不是呼應
 在某個偶然的時刻
 我的脈搏比往常強烈了很多
 然後又平靜下來
 只是孤獨變瘦了
 它開始思念另一個孤獨
 另一個隔著城市和電話
 可能在地平線下慣於拍岸的浪
 只是它常常把這個年代認作自己的年代

5/1/93

之二

在礦場上
 點數石頭的數目
 是一種過癮的無聊
 在每個朝代的廢墟上
 石頭多得比米粉還要鬆軟
 也極少能留住戀人勻稱的臀部
 那是我上班路上惟一的風景了
 當然我不可能把石頭扛回家
 這樣世界上至少還有兩種寂寞并存

5/1/93

之三

我們命定與山峰的關係
 總是通過距離作為媒介
 在每個可供睡眠的地方
 透過圍牆以及背後的白樺樹
 使道路變得虛幻
 從眼睛到山峰之間
 充滿了透明、清爽、新鮮
 朝地面若即若離
 向天空高不可攀
 然而透明、清爽、新鮮
 別抬頭 快關上窗

4/17/93

城市印象

我路過眾多的村莊
 迷路的風裹著瑟瑟南方的眸子
 與生俱來素不相識的言語如飛鳥
 從我的耳朵進進出出

(沒有人聽出自己的聲音)

無法儲存的陽光深深淺淺掠過屋檐
 撒給西天一派掙扎的輝煌
 街邊的郵筒銜一 孤零零的慰藉
 於無聲中啜飲一片如血黃昏

季節裡許多孩子的夢想從容地失明
 表情依舊的
 一排梧桐
 在無人的角落
 回味秋天彌留的蒼老

九三年寄自福州

所有的歡樂漫進冬天

所有的歡樂都從晶瑩的雪地升起
 透亮出奇的花蕾
 在我心上不息它的香味
 冬天被我一眼牢記在心

所有的歡樂只從雪花的淨處漫舞
 它所跳躍的色彩洗出面孔
 是誰隔著雪花疏通了冬天
 白淨的心事溢出情懷

所有的歡樂早已漫進冬天
 雪花妙在其中的愛情
 從天而降的歡樂貼近土地
 幸福是從臉上流露出來

雪花留在我們嘴上嚐鮮
 所有的歡樂有色有味

九三年寄自河南南陽

絕望

我早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我們的身體是一個大皮囊，只裝著一勺腦漿、一大把腸子、五臟六腑和幾根骨頭。血液像洗腳水，脈絡像一團亂麻，眼珠兒像兩只混沌的甲魚蛋。

沒什麼可說的了。老鼠穿著筆挺的西裝走過大街。全世界的狗，都在搖尾巴。不搖尾巴的，就迫使它搖起來；堅決不搖的，就迫使它夾起來。

懷大愿的人都在修身面壁，滿目瑜珈。懷小愿的也要勇猛下海，打撈沉船上的那些永不變味的東西。做吏的還要做吏，吃屎的仍要吃屎，你又能有什麼辦法呢？

真的，我早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棺材裡的人，在一個個地往外蹦。

月亮，純潔的月亮！已經變成了一張大餅，貼在黑夜的鍋上。

春天遙遠。太陽遙遠。天堂遙遠。

一切都是幻象，一切都是妄想，一切都套在一駕馬車上，拉過了地平線。你不會找到金子般的心，你找到的只是生鏽的鐵，冰涼的夢和一棵爛了的大白菜。

你聽不到巴赫的聲音。

你會發現有一天你突然不會哭了，突然沒有了熱淚。你看見敵人就是自己，而朋友卻坐在河邊釣魚。

我說過，是的，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火車一節節開走，小鳥飛過頭頂，一去不回。這時，你會把愛情叫作虛空，把真理叫作尿盆兒，把勝利的失敗叫作失敗的勝利。

寄自天津

禪院鐘聲

橋的影被水浮著

那些富有思想的鐘

順著一種光芒 渡水而來

我坐在雨中頷首 純熟近於腐朽

誰無法拒絕痛苦的芒刺長滿身子

這是不忍目睹的表象

所有的樹僅剩下一枝葉 一滴水

我必須懷抱我的孩子與詩卷

找遍蒼茫茫的大地

在鐘聲如網覆蓋之前

誰是我生命的清血

誰是鐘聲中永恆盤坐的王

孩子 你就留在我貧困的掌上吧

傾聽鐘聲 禪院香氣繚繞不散

我在鐘聲中 榮華的身子已

破碎如陶 如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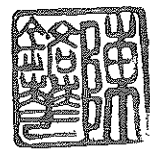
93/7/26改定於廣州師大園

了
 了
 了
 笑
 笑
 笑
 笑
 了
 了
 了

了
 笑
 嘴裂統總的中空半上逃著喊嘶著趕逼人稅納的開起被

煙 花

九三年七月四日洛城



孟夢的詩

憂傷的心弦

每個人都有一根憂傷的心弦
在冬日的紐約街頭
一支南美洲的樂隊
演奏的排簫
勾起我對故鄉的縷縷眷念

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
我們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群落
當遙遠的故土已安然靜息
在月的清輝的冰寒處
我的眼角佈滿著淚滴

九二年十二月於紐約

謝我的詩

傍晚的蘋果

那只蘋果在桌上
桌上有一只盛著蘋果的果盆
果盆在一張桌子的房間裡

房間裡有一把水果刀

那把水果刀在一個人的手上
這個人的手上有一圈用水果刀削下的蘋果皮
蘋果皮在有一只蘋果的桌子上

桌子旁坐著一個人

這個人是坐在傍晚的一個春日裡
春日在地球的一間房間裡
房間的桌子上有一只蘋果

九三年寄自杭州

留冬的詩

月

月 冷冷的臉
在今夜飽滿如圓
端起酒杯
月就掉進酒裡了
我看見父親
從月光中走來
從海水中走來
雙手緊握我的乳名

月 告訴我
在今夜的窗前
是否會有許多人
和我一樣
沉默著 醉眼朦朧
把杯中的月亮
撈了又撈
撈了又撈
仍兩手空空

月呵 你總是讓我把積蓄了
一年的思念
在中秋的夜裡 在你
冷冷的注視中
無從訴說

九三年寄自湖南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成為本刊同仁，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00，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之出版。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聯繫。

鏡子風波

一張臉控訴一張臉 爭執鏡中
我與非我 鏡外之臉破鏡而入
打翻兩張不和的口 齒屑四濺
口沫橫飛 鏡子本能的驚呼一聲
一口吞下四目茫然

懸於鏡中原來的臉 懸於牆上
原來的破鏡 七十與十七之爭
紅塵白雪各領風騷 風波風流
鏡子不解 臉與粉牆破鏡而出
不圓不方的鏡框無語

自來水邊

她淘沙洗塵如陶洗星星 在某
夏日的自來水邊 水急火燥
他問午後去不去看海？彼衣冠
楚楚去看海的什麼？他說去看
海枯石爛 海水何日枯涸？她問
潮聲何了

鹽是枯涸的海 關上水龍頭豈不
涸也 她隨手關上自不自來
的水龍頭 去不去看海意猶未決
彼等在討論海與魚化石的淵緣
卻傳來水火與胃的抗議之聲赤烈
如紐約的炎夏

九三年八月下旬在紐約

彭一田1957年生。著有詩集《最初的和最後的抒情詩》。

草葉，於秋風中突圍

請挽起下垂的空間，就像撩起我
枯草樣的頭髮
在路的盡頭 在一個人帶著黑夜死去之後
站在蟄伏的海上
我寫詩

秋風盡頭是什麼在歌唱
我的土地，一些人的血骨在肥沃你的貧困
麥穗上沒有我們的文字
經幡上的詩歌飛翔在高高的天空中
遠遠的地方草葉抬起頭

我鍾愛的馬匹今天被困何處
在高牆紛紛割據天空的地方
我寫詩
縷縷陽光穿牆而過
把一些東西反複照亮

誰能告訴我
大風今天是否在山那邊操練
臨死之前 我曾對你說
如果有一天 我會開口說話
如同那年的春天
一些山花大步流星暖進我的身上

可是，我不能呼喊土地和天空的傷痛
我能夠傾聽海的呼吸 但我
不能言說
因為寫詩 我悄悄死去
在無法抒情的時間裡 我寫下
一行行抒情詩歌

揚起自己的經幡 我不停地走
如石頭下的青筍 詩歌在經幡上拔節
死去之後 我寫詩
涉水過河 我正在遠離水泥和玻璃
這時誰聽見了鳥

九三年八月寄自浙江

給連瑣

掠起的鴉群驚鬧
一頭貓弓身
跳過矮牆漸漸滿盈的月色
你們來了
呼嘯著一個派對
袍角暗過我家草坪
當我掩上了
 膝上那卷聊齋

往常地
東方的魂魄喜歡
比較朦朧月光
在流水的鏡裡
梳妝撫琴乃至畫皮
剝啄一個男子的窗門
討償前生債務
一筆愛情的筆墨
往往費去好幾個章節
最後
籍著一把傘摺疊你回鄉
引向蕭颯的終局

你們呼嘯著散去
談論著節日收獲的糖果
一如呼嘯著來
南瓜燈划過草坪
蟲聲靜住一條通道
我聽到
你衣帶的風響
繞過我屋角拐彎的那排松樹
 八九年萬聖節夜·加州

夏的 Jacqueline

Jacqueline,
今夏遲花、紫色
還堪堪夾著夜歸的道路
急拐的彎角
我的車燈
達達達灼著你裸睡的胴體

情節正好
一部逐殺不貞情婦電影

是的，
我剛飲過一點
速度恰好是我體熱的需要
警察先生，你知道
我正以心跳作時速計
我剛飲過
一點點籍以提神的
——酒

Jacqueline
夏天愈來愈炎熱
一把火
然後鍛紫你滿頭青髮
我觀察你許久許久
肯定
燃燒時你紫得最美
便決定
我們都不要走入秋季
無論如何

是的，
便籍著月光
和一點剛飲過的酒
夜靜得作祟
最好必須發生點兒事故
例如車禍之類

Jacqueline
我們都不耐寒
最好，我想
都不要走入分手的秋季

九一年七月十九日·加州

* Jacqueline 春末夏初滿放粉紫的花，最盛時候全樹不見一片綠葉，那種紫色又神秘又悒鬱，常在寂靜街道高速公路之旁，突然展現送你歸家或遠行。但花發時間短暫，一夜之間鋪滿街道，陣風過處，簌簌落下如雨，人行其中只覺生命如寄，淡淡蒸發不如剎那衝擊迸射。

被灰雲籠罩的城市（外一首）

我必須離去了
這座高分貝的城市
精雕細琢的表象下
街頭
沒有一名歌者

曾經輝煌的鬧區已失去制約
曾經不設防的美麗綠地
已再製成大小不等的割裂美觀——
使鄉愁泛白，露珠變得不真實
新叢林下的龐然陰影
和無處不在的科技魔爪日夜據守著
吞食著：每一條商業及非商業要衢
暮色中
喧囂的閱兵大道直似古老河床上的
一團夢魘

我默默發覺：
朋友們多已出走
窗花枯萎，答錄機短路
自己再也無法和昔日女友進行交談
或是愛撫：直截了當的傳送彼此內心的苦悶…

我漠然發覺：
十字架已腐，奧迪賽出沒於機場
唐吉訶德死於子夜又鍍化的復活在
大型百貨公司的櫥窗…

我寞然發覺：
一列送葬隊伍如何猖狂的歌頌死亡
賭戲如何掀起日漸冷漠的都會熱潮
集體情緒如何隨著經濟指標而勃然引爆！
數據、符徽、與新潮圖象
如何逐日上昇的凝為現代咒語中的
密碼圖騰！

——一切恍若又退回令人迷惑的二十年代：
到處擁擠著人潮、飄酒著

紙片、彩帶、和破碎雕像…
細雨輕輕落在臉上
口袋裡裝滿了鮮花、小草、和夢的海報
顛覆了各種禁忌又構架起新的儀式…

一連許多天了的上四號船
（我愴然發覺：）
廣場、公園、教堂及
區域學府：統統不再敲打鐘聲…

我必須走了
在我底心
在這座城市
在遠方天空的灰雲湧來以前

一聲口哨

冷空氣的午後
略帶倦意的循著不確定的方向漫走
穿過鋪滿薄薄葉子的潮濕長巷
穿過秋之邊緣
——許是一聲口哨吧
在邁出下一步以前
我熱淚盈眶的
浮起：早期流浪中
所有
所有啊無憂慮的聲光歲月…

九三年八月寄自台北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
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性質，不設稿酬，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騰寫清楚，並註明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家鄉

之十五

——給遠聰讀的詩
啊小遠聰
你怎麼可以
誤認天上的星星
和海上的漁火
全是一樣的星星？

直到
多年不見的燐燐鬼火
趁月黑風高
情急的搶灘
我趕忙搖你睡去
我寧願希望
你夢到的仍是
像漁火一樣的星星
像星星一樣好看的漁火

之十六

關於Beer ôm
解放後新起的玩意
銀髮譯作啤酒館
志成比作舊時的打水圍
漢威不甘示弱
說那是台灣商人
愛攪的
花酒

我搖頭苦笑
因為我的身份
也同樣曖昧得
水說不清
酒講不明

說我是越南人
卻家在洋鬼慣見的美利堅
說我是中國人
卻自小鍾情南國魚水
說我是美國人
卻又只會用中文
寫詩

之十七

炸得好看的鹹煎餅
咬在嘴裡
竟然
滿口都是Ca-nhé^①

奇怪我找了許久
在紅毛丹和芒果之間
就是找不到
紅心的蕃石榴

十八年

越看越陌生的城市
有點像變質的鹹煎餅
又像失落的蕃石榴
教我不住的尋尋
又不停的覓覓

之十八

那個老頭
用食指在舌頭上
蘸了一下
繼續數他的鈔票

鈔票上新新舊舊的
胡志明
面對彎了腰的老頭
和老頭身後
滿街的生活
努力維持他
曖昧的笑

之十九

但既然在此黑店
落尖
便準備面對
停電的可能
無水如廁的可能
夜宿露台的可能
拍蚊子的可能
數星星一二三四五六七直到雨來
以及

連武松也喪膽的
黑暗中和鬼對坐
的
可能

誰叫你不由分說
像銀髮和冬夢一樣
急於上當^②

這黑店
同其他大大小小的黑店
一層層
一級級
愛死一樣到處
蔓延

之二十

我沒有給你們帶來
任何紀念
走的時候
請不要多事的用什麼
來讓我牽掛

是的我會懷念這裡的山
是的我會想念這裡的水
是的是的
我是一個慣於走長路的人
水流過山轉過
雨打過雪飄過
而且
啊今後我將走得更遠
因為我追求的
實實在在
不在這人間
世上

九三年五月越南

^①Ca-nhé，用蛋、麵粉、椰子汁煮成的一種甜漿（Cream）。

^②銀髮和冬夢分別以詩作「有時我們也會急急上當」、
「有時我們也會甘於上當」，
刊《桂冠文藝》第53和61期。

曇花兩帖

南方之夜

生長在佛國
原知色即是空
只因一念無明
遂委身給南方的夏夜

南方的夏夜是未施過割禮的原始莽林
綿密的鬚根從沒有掃過凝脂，沒有拂過堆雪
每個氣孔從沒有吸過來自最深處的妙香
在夜的懷裡，酣然，我遂開放自己

南方的夜呵
以整個星系注視我
以無盡的柔風愛撫我
以一天甘露滋潤我

無量劫中
我輪迴了又輪迴
現了又現，現在星下，在風中，在露裡
全部的意義盡概括在當時那一念間

花月佳期

莫問前因，一切已成過去
莫問後果，天大的事都留給未來
(真的還有未來嗎?)

相逢自是有緣
就請把握眼前這剎那

移根異國
從印度洋飄過太平洋
從絲綢之路走向不歸之路
無聞的歲月
無雨的夏季
亂離的兒女沒有苛求
能夠一現已經滿足
況且還有你深情的一顧

月漸沉
女神的火炬已半明半滅
總統已安寢於白宮

連上帝也回到教堂
南方的夏夜全留給我們
留給我們相對，相對在不期而遇的街角
一聲驚呼，遂將莫名的狂喜推向最高潮

衣冠不整無所謂
滿面征塵無所謂
貧賤消磨不了與生俱來的本色
就這樣共渡我們的花月佳期吧
色相、天香
連心也捧出來
裡裡外外
整個過程
——全給你

(然後，將夜留下
我謝我的
你走你的……)

九三年夏月於密西西比州綠樹城

曙報的詩

杏花十四行

這粉色的星子北方的星子使天空
燦爛。我們穿行其間
即使遠離 也會晝夜懷念
這古老的家園

風 溜進山谷
鳥在林間歌唱
微笑隨風而落
我們開始播種那些生活的物質
馨香沁透肌膚

這純樸的女子呵，柔弱而又堅強
那些風霜中不曾折斷的情愫
在我們的胸中，久久搖蕩
在最後的回眸中
成為不朽的容顏

九三年寄自內蒙庫倫

岳宗作品

飛越雲貴高原

飛越雲貴高原
祖國的錦繡山川
盡在眼前

重山疊巒
覆蓋著連綿萬里的茂林
縱谷羅列
奔騰著怒濤洶湧大川

俯視
地的坎坷、起伏
路的彎曲、分歧
期盼
烏雲散盡
關切
峰頂冰溶

浮標

孑然一身
外直中空
昂然挺立
標誌鮮明

任風凌雨虐
容海禽壓頂
雖浮沉於世
不隨波漂零

夜以繼日
堅守固定崗位
預示安危
導引航行

九三年寄自台灣高雄

佈谷的詩

漂流瓶

這種方式：在沈浮中沈浮，與任何一種植物均不相關
漂流瓶。和萍的顏色，讀音大致相同
祇是被密封了心上的秘密以及牠的瓶蹤更加無定

漂流是全部的意義，這肯定和水相連而且緊密
從頭到尾，從始至終

牠僅做一個載體負載著想要傾訴和不想傾訴的那些力度，這一生被迷所困牠不知從哪裡來到哪
裡去，顧名思義迷底寫在最後一頁，那時牠將自己打開已不能再叫做 漂流瓶
攤在掌中。裂痕至深

是誰密封了我的全部所知和因緣，放在塵世中無所依地漂流？

九三年八月四日寄自河北

公開隱私

把尿床的習慣
堅守二十年

媽媽
屋頂漏雨啦
也堅守這
可恕的謊言

母親
為何我尿欲無窮
您吞吐江河的兒子
尿欲無窮

您搭在太陽光線上的
床單 記錄
我為地球所設計
最合理的版圖

平息所有的
吵鬧和戰火
最後一張
是小小的祖國

不是慾望

你小嘴噉著 不開口
堅強地承受 不開懷
鈕扣
是鋼鐵衛士

其實
在我目光的火舌
舔過之後
還有什麼
是存在的

你已暴露無遺
只有鈕扣
虛設的崗樓

喂！
我不是那種小流氓
我只是
想在你雪白乳房上
抹手灰

和日本妞親熱

在不愿透露的地點
和一個日本妞親熱
當如墜溫柔鄉
這是一生少有的機緣
中國小男人 此刻
這朵櫻花正待把玩
但我無法入定
不似往常般沉著老練
當櫻花深處
那白色的火焰
神秘地一現
令我浮想聯翩
想起祖先 想起
近代史上的某一年
怒火中燒 無法自抑
當鄰人帶來警察
破門而入
這朵無辜的櫻花
已被掐得半死

九三年寄自西安

手

黑夜的左手
伸進我們的腹內
此時
我弄不清楚
你的方向位於哪根
手指
你的習慣
和那顆指紋有關
而我
已不知不覺
滑入黑夜的右手

憂傷的心

憂傷的心啊
你是森林中
一枚枚紅蘑菇
你是一只小松鼠
竄過灌木叢的
瞬時

憂傷的心啊
你來自松樹枝上的
那一根髮梢
你和那堆荆棘
呈現一條小溪的
源頭

憂傷的心啊
為什麼森林總是在
徘徊
野兔歸巢了
森林越來越灰白

九三年寄自湖南

天象台組詩

——1993年和德爾沃的交談

當孤獨不再是一個夢 我看見我的女朋友離開

我手中的百事可樂

目光轉向那用望遠鏡觀看星空的人

在晚上十點 在王府井最繁華的大街上

我的容忍爲她當衆生起幻想的篝火

火

當我的詩重新映照我早年寫給父親的信

匆匆進入路邊的店鋪與夢想會晤

我看見我的女朋友理解我的疲倦 當我

離開她

喝掉手中剩下的飲料

以我自己的孤獨環繞這 355ml 的月球 我的

詩卻把她推向那在當街觀看

夜空的人

他的理想怎能把我的沉默吞沒

當我的夢境收集我手中的可樂瓶 重新打開

觀察第二種月蝕的通道

我無法以我的孤獨向我的朋友們解釋

如何等待或避開這種時刻

當你剛才進入路邊心靈的店鋪

尋找

童年時寫信的那種鉛筆

把自己父親的憂慮和希望 交給不相識的

人

而空間與歲月也不再是一列返回孤獨的

列車

當我們持有票

像果實與幻像返回天象台 我們在王府井大街上閒逛

當一個身體完全遮住另一個身體的篝火

像孤獨在離我們最遠的地方

容忍我回到詩句的明亮當中。

1993/1/16夜於北京

一直在尋找

心神從未寧靜

一直在尋找心神從未寧靜

許久的清冷使周圍蒼白

祈禱是寄托夢幻無濟於事

傷口結疤是癒合了完整

翩飛的時光讓世界活躍

驅逐邪惡就要盡心盡力

徬徨與徘徊的刀槍

刺傷著人的健康肌體

窗口的歌冷藏記憶

輪回發芽定能長成大樹

沉重的影子有多雪的背景

透明的空間如新生兒可愛

指定旋律很難完成

音符的曲折叫人相信

九三年寄自山東

秋意

落葉飛舞 其中的一葉

進入詩歌

使詩意淡遠

多了一份秋寒

使詩中漫步歌唱的少年

多了一些滄桑之感

使那支纖細的筆

變得 沉重

臨窗遠望的人 不言不語

秋色進入他的眼宿

又從他的眼裡映射出憂傷

習習涼風吹動髮際

吹響往事之中的窗櫺

九三年寄自福建

封面女郎和她的故事

按：日本東京發行的一家知名英文週刊，本年四月第一週紀念創刊二十週年特輯，以金山一位華人女售貨員作為封面。這位小姐事前並不知情，後經觀光導遊送來週刊始悉其事。由於小姐長相酷似日本人，因之，筆者心血來潮，浮想聯翩，謔此二詩，望勿為忤。

一

耶和華 白了你的肌膚
阿波羅 紅了你的臉龐
不必邀請脂粉宣傳
你本身就是生產芬芳的金礦

即使包裝厚繭的制服
美好的音符 旋律於線條上
縱然投入忙碌的呼吸
眉眼和唇頰 也為俏笑競放

開麥拉意外的發現
將一瞬定位於長遠
你的魅力攻破了海天
萬千朵櫻花都拍響手掌

你以那清純的笑臉
繙譯了溫馨的親善
就如親手沏滾的功夫茶
一樣的爽暢 同樣的香甜

二

漫漫地等 尋了二十年
茫茫地尋 等了二十年
遠方使者戲劇性地尋上
雖然你已經等得好疲倦

從千百張臉孔過濾
只把陌生的你揀選
難道是 先天的靈犀
抑或是 血緣的傳電

封面的笑靨 有你的渴望
笑靨的封面 是你的翼膀
翱翔於日曜國的異鄉

不就是夢寐裡的故園
且傾聽讚賞的聲帶
或許有這麼一位老大娘
愕然驚叫莫非是少年的我
失落的囡囡該也有她的嬌妍

九三年寄自舊金山

吳思華的詩

羊奶籽又熟了

羊奶籽又熟了
我爬上屋後常青的山
對著不枯的井水
照呀照
發現自己的辮兒
長過了腰沿……

忽然
你在心裡問起我
——為什麼紅臉
我一指
彈亂清泉……

羊奶籽又熟了啊
羊奶籽又熟了
熟了樹樹
心結的相思
熟了串串
羞澀的眷念……

顆顆
緋紅緋紅
顆顆
酸甜酸甜……

九三年寄自湘西吉首

跨世紀詩緒

我們入世 面對現實的處境
面對辯證與邏輯的張力
無奈地選擇了詩歌 選擇了真正的情感
與內心獨白相互撞擊的有機整體

從現代邏輯的語言背面
我們滲入了不可言喻的更深層次
一種使生命力更加旺盛的土地
而大時代商品經濟橫溢的物慾
與純粹詩歌撞擊斷裂
我實在是感到難忍
感到由衷的悲慟 薄暮降臨時分
語序顛倒的激情仍為繆斯歌唱
然充滿信心的健全靈魂又被其詩歌所傷
真的 對此我們也絕對不能後退
再朝前一步 朝前一步
就可以同繆斯一同舉杯
舉杯診治受傷的心靈

本世紀將快結束了 我知道
一切崇高的奢望 任何的輕狂
都得從世上隱身 對此
除了詩歌 我們也實在是別無選擇
心的影子需要詩歌指引
人與神之間的差異
我們無充份的理由界定
書上的說法 那只是眾生的啓示
與詩歌的姻緣還有相當距離
而真正充滿難於共識的暗示
均是些尊嚴與冥想唯美必然的東西
又與天然純潔的詩歌緊緊牽涉
同我們沉淪的靈魂一脈相承

誕生和死亡交鋒的瞬間

潛伏許多聖潔的危險被詩歌禮讚
正義和尊嚴本身具有虛無的特徵 由此
我們也不必為藝術衍生出的寂寞
作任何虛無的辯證 詩人弱小的個體生命
能輻射神聖的光澤
他拒絕單純的讚譽和精神的文本思維
普通言語的景致不能激發詩人最深奧的
真理證詞。作為生者的詩人
風靡式的口語悖論
只能使他源自內在的精神失衡
而進入自我象徵的樊籬
任何抽象的東西
在其敏銳的目光下
都被精細的詮釋注釋

對那些精神內質錯亂的現象
只有詩人才自覺或不自覺的給予抗拒
這是已知的 比如：
「死亡屬於生命，正與誕生
相同」（泰戈爾語）的偉大哲理
我們也知道 入世和隱身
永遠存在於實際的消逝中
在紅紅火火的短暫歲月之後
飽蘸情智之血的拙筆
永遠也羞怯觸摸不到什麼
真的 我可以起誓：

走進風景怡人的「滇東北」小鎮
走進紛沓而至的二十一世紀
我用詩歌在此作跨世紀的晚宴
同繆斯一道 我們一同舉杯
——百年後，詩歌會拯救我們的靈魂

九三年寄自雲南

陳孫華的詩

我相信大床啊

緊接一天的生活之役後
把彈孔累累的軀體攤開
那麼真實地
大床用它秘密的酸液
試著溶解那些挫折感
把海鷗召來
啄食慢慢滋長的頹喪

我相信大床啊
革命時期的風吹起
漂浮，讓我漂浮
過量的慾望凝為珊瑚礁

我相信大床啊
被單覆蓋如繃布
纏網，沉溺下去
豐腴的幸福顯得腫脹

我相信大床啊
請用濃鬱的鹽份
生生不息的叮嚀
沖刷著我的意志

棄置夢想的殘骸
換上簇新的膚色
翻過來，喘息
無意搖動一個暖和的親吻
那一度使我惆悵的
相擁成眠的昨日
匆匆離開倦怠的海
醒來的今日
重新出征
和我的神

九三年八月寄自馬來西亞

張衛東的詩

套話

所有的日子都是將來式
抓住實在的空氣
我們的呼吸便有了保證

魚尾狀的眼角縱觀全局
決沒有斜出的聲紋
一件一件的羅列
一筆一筆的勾銷
冬天結下的老繭

油漬的文字動作太慢
迅速傳遞也難以到位
怎樣攝住不安份的元素
傷腦筋的印刷體
難以成全翕動的氣象儀

無論如何，語言還是自由的
甲骨堆上擷取的筆劃
辨得出久遠的旨意
說什麼都好，就是別說死去
死亡是屬於敵人的

九三年八月寄自成都

勞鐸的詩

調侃

飯菜端上桌面
排除情緒這塊抹布
需要一雙茁壯的筷子
矗立在我們中間

九三年寄自江蘇

的 淒 黑 誰 知 道
 月 中 懸 掛
 艷 掛 美

詩的平建陣

山金舊月之逐放

金門橋芝麻開門先

繳兩隻老洋敬動靈肉之闊肉歡顛靈疲倦巧遇鴿群衝出沉船甲板
 六四屠殺之靈屍投一 兇殺強暴咬快克茫茫空海無依傍自在而驚惶暫掙脫長城古龍文革
 場 乃怕封建梅毒惹上西方愛滋愈難救藥好不易逃出孔丘李耳釋裸秀
 迦爭霸華容道涕袍之恩不絕可笑夫子自說自話吾道南矣遂

墮入海德格德希德昆德拉迷魂

陣去哪個教堂摸出牛津版破

相易經撰拆字攤卦袋倒出信

用卡電腦樂透獎種種訣竅控告

陣天 搖滾爵士 貼肉爛 巴達那豐田本田對峙卡迪拉克一
 道篤幽幽走綠燈警察不管有本事隨意跳不會不妨扮個怪臉
 記聲部總算到漁人碼頭攜妻兒聽海獅吟月向太平洋哼一

小調我是一條扭曲

我

是一條
 扭曲

蟲

我是否仍在構築

一個

新的

噴泉

我置於其中

一個

新的

框子

我們實在愛得深

但願
 我的

放逐

像一棵樹常青而茁壯

像一棵樹葉茂而根深

鳥巢承托

無見夢

有何

鄉之

1990,5,20

斯冰的詩

賭局

我可沒投你一票
不願押希望在沒信心的那門

你終於帶著矯情卻典型十足的笑
聆聽法官宣佈：最年輕的領袖
與掌聲和歡叫同時
我又看到你曖昧像螢光的笑意
一露再露 而且
十分定型

無奈你的作業都不是A B 評估
某些勉力攀住C D
不時在F 之邊緣左搖右晃
而舊賬逐漸發酵如諾言
大家在 Talk Show 裡玩味
你賣力吹起派對大汽球
荷里活星光不斷
一夜間從西往東展

有人說 爲什麼不給予你時間呢？
時間的背面是未來
龐大一局賭注
我將再隔岸看你
把1997押在輪盤
運轉中 彈跳的骰子
將落往勝敗的那一局？

九三年八月廿日加州

紫嵐的詩

紅氈那一端

祝賀小妹含羞草結婚囍日

回首一望
妳已踩上紅氈
紅氈那一端
神聖潔白婚紗
妳那雙蘊育著
希望火花的眸子
襯托著美好新娘子臉龐
洋溢著奪目幸福光采
他的手交疊著妳的
像妳光芒四射鑽石指環
一個承諾
堅固的，牢牢地
扣住妳和他
一生一世 一世一生
妳與他 他和妳
像那會說話的眼神
說好這一生
最美好，最燦爛
一個好開端
在那囍日
十月二日九三年
祝福妳 深深地
我那最親愛的小妹
白頭偕老
永結同心
是你倆 唇齒相依
永永遠遠 永永世世

九三年寄自華盛頓州

徐江的詩

收廢品

我家中
塞滿廢物。

老板凳和
舊鞋，
過期報紙，
磚，
酒瓶、花生殼，

還有
我，

每天我帶
新廢物來，
我聽到
鳥惡意的笑意。

一貫如此。
我是
所有新廢物的愛好者。
今天我搜集到
自由和善良。

九三年八月寄自天津

我喜愛的英美詩

◎非馬譯

康明恩(1894-1962) 生於麻薩諸塞州。得哈佛大學學士及碩士學位。寫詩之外還寫劇本及小說並作畫。他的詩歌唱生之歡樂，愛情與天真。擅用排字的藝術變化，建立了獨特的風格。

“老年人釘”

老年人釘
走
開
牌子)而

年輕人把它們拔
掉(老
年人
大叫不

准侵)而(犯)
年輕人大笑
(私產
老年人

叱罵禁
止停
不
得別

而)年輕人理
都不理逕
自變
老

“你我也許無法”

你我也許無法
用一千首詩
催促它
我的愛人
但沒有人能阻止它

用全世界的警察

“你是誰，小寫的我”

你是誰，小寫的我

(五、六歲)
從一個高窗口

窺視；對著金黃的

十一月落日

(並感到：如果白晝
非變成黑夜不可

這是個美麗的方式)

“啊紫雀”

「啊紫雀
請告訴我為什麼
這夏日的世界(還有你我
這樣喜愛生活的人)
必須死去」

「如果我
必須告訴你」
(那熱切甜蜜鳴嚀的
自身回答我)
「我便唱不了歌」

“在比最金黃還金黃的”

在比最金黃還金黃的
我們星底下所有的事物裡

最不可思議的
(愛蓮娜，我親愛的)是這個

——這樣快活的人
怎麼可能死去

紀念奧登 (1907 - 1973)

『在監獄的日子裡

教導自由人如何去讚美』

◎ 劉耀中

1907年，在英國約克的醫生家裡，誕生了一位天才的詩人奧登(AUDEN, WYSTAN HUGH)。1914 - 1917之間，醫生被派遣到埃及，土耳其和法國去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醫療工作。因此奧登在母親身邊渡過了童年時期，受到最關鍵的啓蒙教育。貴族出身的母親看不起丈夫的世家，她所喜歡的神話故事，深深地打動了奧登幼稚的心靈。北歐的音樂是母親的酷愛，陶冶了兒子的性格。他有兩個哥哥，慈母給幼兒的親情，使奧登缺少了男兒的陽剛氣。父親回國之後，常帶兒子外出旅行，遠至歐洲各國，開擴了奧登的眼界，增長了見識。而父親又常灌輸給他許多科學知識，因此使他在宗教信仰和科學概念之間，產生了矛盾，以致在他選擇職業時，莫衷一是。會想學醫，繼承父業，又想從事採礦工程師。但進牛津時，終於選擇了自然科學。但絲毫沒有放棄對英國作家哈代作品的興趣。他欣賞英國的古詩，並對中國古詩的精鍊、含蓄與傳神，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奧登精力充沛，感情豐富，但性情多變，令人難以捉摸。衣冠不整，不修邊幅，居室凌亂不堪，貓、狗和人同居一處，杯盤狼藉，滿屋污穢。對金錢卻謹慎。

生活沒有規律，但對教學卻十分嚴謹，對學生肯花大量時間進行輔導，鼓勵他們勤奮上進。1955年重回牛津任教時的講義，於1963年出版。

奧登早熟，很早就開始閱讀D.H.勞倫斯、弗洛伊德(FREUD)和榮格(JUNG)的作品，對他的思維和寫作，產生了很多的影響。他擅長使用象徵和神話及蒙太奇的技巧和運用精關的短語。他的詩作以誇訕諷罵，豪放灑脫見長。如鷹揚隼展，奇峭不羈，別具一格。他對病人的同情，對醫學的熱衷，未了的心願、宗教和科學的矛盾，經常流露在作品的字裡行間，充份地反映了詩人內心的隱秘。

他認為藝術有兩種：一種是為了逃避現實，麻痺人們的鬥志，另一種則是喚起人類的真實感情，教導人們如何正確地對待愛和憎。這種藝術有寓言的作用。詩人一直強調人類需要愛，沒有愛，就沒有生命。

奧登的詩有：1941年發表的「新年信札」、1944「海和鏡」、1947「焦慮的時代」、

1950「一無所有」、1955「阿奇里斯的盾」、1969「沒有牆的城市」，以及「向女神致敬」和「在這個時期」等等。1936年遊冰島後寫了一部遊記，他認為他的祖先，來自冰島。

1928年，世紀末的文化和藝術上呈現出頹廢的作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魏瑪民主政權的風刮到了柏林，於是奧登和他小學時的同學，伊塞伍德(ISHERWOOD)1904年在英國出生的美國作家，兩人離家遠遊來到柏林，過著燈紅酒綠的夜生活，無拘無束倍覺輕鬆。兩個人都「嗜好」同性戀，奧登一向不屑於生活在世俗的眼光中，不顧世人對「同性戀」的褒貶，我行我素，及時行樂。

在人生的道路上，面臨著眾多的選擇，猶如一場一場的賭博。押對了，就是勝算。反之，一步之差，也許滿盤皆輸。在賭桌上，是用金錢做籌碼。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卻是用名譽，甚至生命做賭注。奧登在青年時代（英國許多青年不滿意維多利亞和愛德華的統治），撰文抨擊英國的文化奧登受到超現實主義和詩人史賓達(SPENDER)的影響，而傾向了馬克思主義，使他一躍而成爲左派詩人而出名。到柏林後，有一段時間，和藍領工人住在一起，又受到了左派作家布來哈德(BRECHT)的潛移默化，克服了他的自高自大和犬儒主義。但仍未脫離北歐人的樸實和粗獷，加上他在那時失去了對基督教的信仰，越使他覺得共產主義比法西斯主義進步。

在三十年代期間，爲了攻擊卜滋華的腐朽生活方式，和伊塞伍德合寫了劇本「死亡之舞」，那時候，用左傾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貫穿在作品中，是時髦的主題。爲了抨擊社會時弊，他們寫了「狗皮」，此劇本描寫的淋漓盡致。「爬山峰F6記」是諷刺爲英帝國主義服務的卜滋華階級的超人T.E.勞倫斯的，引起轟動。以上都是爲「倫敦劇院」所作。

當西班牙內戰時，奧登受英國左派的輿論壓力不得不去參戰，然而到了前線，又無用武之地。他看見了共產黨的黑暗面和對宗教的壓迫，回英國後寫了一個詩集。其中說到：「時間短促，歷史走向失敗，啊！愛莫能助！」當他晚年重讀這首詩時，不禁汗灑，把它斥之爲「不道德的作品」而被揚棄。

1939年，奧登厭倦了衆人譽之爲「左派

青年領袖詩人」的處境及頭銜。但英倫反法西斯的情緒日益高漲，這種政治氣候使他進退維谷，他看出英倫的前途悲觀，而美國正在崛起。在訪問戰時中國之後，決定在1939年尾，突然和伊塞班德不辭而別，擇紐約而居。此舉引起英國左派嘩然，甚至把他們定為「叛徒」，但美國仍然視他們為最走紅的英國青年詩人。

奧登曾在1936年，為了幫助德國文豪托馬斯(THOMAS MANN)逃離德國，免受納粹的摧殘。出於俠義之心，和他女兒劇作家愛芮克·曼結婚，但從未同居，婚姻關係維持到1970年愛芮克·曼去世為止。他從未真正體驗過和異性的那種「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的刻骨情懷，卻在紐約與金髮猶太裔美男子科爾曼(CHESTER KALLMAN)一見傾心，成為終生伴侶，墮入「深醇之戀」。李白的「風月應堪惜，杯觴莫厭煩」正是他們當時的生活寫照。

科爾曼是美籍猶太裔，比奧登小十四歲。父親是富有的牙醫，幼年喪母，和繼母不和，以致憎惡女人。奧登見他年青美貌，聰明而有才華，使他愉悅而動情，一直供養他、培養他。但是有的時候也各自去找男伴，尋求一夜之歡。

科爾曼酷愛歌劇，奧登和他合寫了幾部著名的歌劇劇本。

1973年，奧登因心臟病和肝病，在奧地利的維也納去世，埋葬在他和科爾曼同居的別墅附近。1974年10月，英國西敏寺等人為他樹立了一個紀念墓碑，墓誌銘是：「在監獄的日子裡，教導自由人如何去讚美！」
註這句詩文摘自奧登在1939年寫給葉之的追悼詩。

奧登去世後，科爾曼繼承了他的全部遺產，生活更加驕奢淫逸，揮金如土，最後在頹廢而悽傷中告別了這花花世界。

最近發現了奧登在1941年寫給科爾曼的情書，寫得情深意切，述說他無時無刻，無論想到什麼，宗教的矛盾和人生哲學或看見什麼，都會聯想到科爾曼。科爾曼就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其實他們之間，除了「愛情」和「性」的吸引之外，也還有些附加因素：奧登看到英國的衰敗，歐戰之後的悲觀。到了美國又感到異化，加上心理上的各種矛盾，使他困惑，精神苦悶。當時猶太的學者在英國文壇上已嶄露頭角，奧登以科爾曼為猶太的精神象徵，利用性生活的滿足，來填補精神上的空虛。而科爾曼自幼嬌生慣養富於虛榮心。他羨慕奧登的貴族出身，牛津的學歷和詩壇上的盛名。奧登的錢又可以供他

揮霍，基於這些原因，維繫著他們的關係。

奧登的一生，是風流浪漫的一生。在政治上，雖然走過了一段摸索的彎路，最後還是選了自己的道路。可以說，他押對了，贏了一場人生的賭博。在情場上，做到了任所欲為，沒有和社會的輿論妥協。在詩壇上，留下了許多燦爛輝煌的詩篇。他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他終生的遺憾。但他延續了艾略特現代詩的風格，促進了歐美的文化交流，被世人公認奧登、葉之、龐德、艾略特並駕齊驅。出生在英國，定居在美國，失去了對基督教的信仰後又回到教堂去，並且入了美籍的奧登，值得美國人紀念他。在今天，俄共瓦解後，西方的宗教統治，即將捲土重返俄國的時候，奧登的聲望日益升高，廣泛地受到人們的關注，是有其意義的。

奧登，英美現代的卓越詩人。詩人雖去，詩魂永駐，澤惠後人，永垂不朽。

註：原文為：In the prison of his days/Teach the free man how to praise.

【越華新詩選】徵訂

【新大陸】擬定在1993年底出版的【越華新詩選】，是企圖為歷年來華文新詩在越南土地上艱辛紮根曲折衍生的發展過程做些記載工作。同時還對一群默默創作、不問目的的詩人們的心血作品作尊崇的輯集，讓它們不至在浩浩的時間裡因漠視或政治上某些狹義理由而散失湮沒。

該集將輯選50年代至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詩人及作品，其中包括目下仍在越南本土和散居世界各地仍繼續創作的各家詩作在內，將把越南華文新詩的風貌全景展現出來。現時編選工作即將完成，請已寄來稿件的詩友，儘快補充作品年份、作者簡介、照片等。由於計劃浩大，所費不菲。因此，在決定出版的同時，正式發出徵訂的呼籲。有興趣預訂的朋友，請以每冊\$US12.00(含郵費)的數目寄來【新大陸】，支票抬頭寫：WARNER TCHAN，聯絡處：新大陸詩刊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詩刊推介：

創世紀：總編輯洛夫·台灣台北市莊敬路 197巷10號5樓
現代詩：社長梅新·台灣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76號12樓之2
秋水詩刊：涂靜怡主編·台灣台北市郵政 14-57 號信箱
笠詩刊：白萩主編·台灣台中市崇德路一段 85號
台灣詩學季刊：社長向明·台灣台北市郵政 53-840 號信箱
新大陸：楊平主編·台灣台北內湖郵政第96號信箱
詩雙月刊：王偉明主編·香港西營盤郵政信箱 50431號
華夏詩報：野曼、向明、陳紹偉主編·中國廣州市文明路 211號
華文詩刊：古寒山主編·中國福建省福清市中國銀行宏路辦事處
夢的方向：汪祖義總編·中國安徽馬鞍山市兩山兩田村8棟307號 郵編：243011
青少年詩報：曾冬主編·中國湖南新化移民辦內 417600
新大陸詩報：緒楓主編·中國內蒙庫倫水泥廠學院 028200
龍人詩報：戈仁主編·中國廣東惠州市中山東路惠陽縣圖書館 郵編：516014
現代詩評報：丁正貴總編·中國南京小市街13-1號 郵編：210037
一行詩社：嚴力主編·FRIST LINE P.O.BOX 418,N.Y,NY 10013-0418

※ 編後隨筆 ※

◇上期（NO.17）目錄漏植刊於頁5的〈不題〉一詩（作者石羚）、頁11陳本銘作品《生命四題》之〈老〉一節第一句應為「一根手杖支撐住」，發表時漏植「支」字。謹向作者和讀者致歉。

◇下期（NO.19）為本刊三周年創刊紀念，為方便特刊的編輯工作，截稿日期提前為十一月初旬。發行日期依舊為十二月十五日。

◇三周年紀念特刊預計將增加篇幅至50頁，內容除詩創作外，評論文字將會增加，並附各地詩友的批評意見及本刊部份同仁的回顧文字，另整理一份自1990至1993曾在本刊發表作品的作者名冊。

◇《詩刊推介》一欄，是為各地作者、讀者而設。唯世界各地的華文詩刊，何止千百？每月每天可能皆有出版與停版之情形發生，而我們雖盡力寄出【新大陸】與各地交流，但一來力量有限；二來，很多都有如石沉大海（這一點亦無須諱言）。故此，我們謹將與本刊有聯繫和交流的詩刊列入該欄，遺漏自當不少。不過，卻希望通過【新大陸】的推廣，能接觸到更多的詩人及詩刊，以充實該欄。

◇為方便各地詩友，來稿本刊不論繁、簡字體，橫寫直書皆可。唯請贖寫清楚，以便排字校對工作，避免謬誤為盼。

推展海外華文詩運 請訂閱【新大陸】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想收藏，請轉送他人。